

吳漁山的繪畫與天學

章文欽*

吳漁山（1632-1718）名歷，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明南京右副都御史吳訥十一世孫。自幼孤貧，早歲師從陳瑚、錢謙益、王時敏、王鑑、陳岷諸名輩，皆得其指授，加以天才駿發，刻苦磨礪，遂精書畫，工詩擅琴。而以畫最負盛名，與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及惲壽平合稱“四王吳惲”，為清初六大家。

天學為明末清初對天主教的別稱。在明清之際急遽的社會變動中，漁山作為明遺民，其思想經歷了由儒而釋而天主教的巨大轉變。他自幼受洗，年輕時學儒於陳瑚，既而喜逃禪，與佛教方外人往還，四十餘歲以後逐漸專注於天主教。年垂五十，學道於澳門三巴靜院，入耶穌會，為修士。返江南後，五十七歲晉陞司鐸。此後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達三十年。

漁山的繪畫，遠師董源、巨然、米芾、趙大年、黃公望、吳鎮、倪瓚及王蒙，近師董其昌、王時敏及王鑑，繼承中國古代繪畫的優良傳統，而能擬古脫古，自成風格。然而，自四十餘歲以後，其內容與形式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繪畫，便與自西方傳入的天學結下不解之緣。從漁山繪畫及其題詩、畫跋，可見其遊於天學的心路歷程，亦可見其與教會師友的往還之事。筆者在陳垣、方豪先生等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漁山繪畫及其題詩、畫跋為基本資料，對吳漁山的繪畫與天學這一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遊於天學的心路歷程

此予將往上洋，留別惠于之作，計有五年矣。茲者見之，依依不去，況筆墨之知己耶。⁽⁴⁾

漁山最初與天主教友往還之跡，同里何世貞（公介）著《崇正必辨》，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由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udovico Buglio）作序，其後集上卷題：“吳歷漁山、唐璘天石閱。”⁽¹⁾除此之外，另有兩事，皆見其諸畫作。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漁山題〈山水圖頁〉：

白花細點靜無波，嫩葉初藏軟角多。
風拂一聲殘照裡，誰家新調採菱歌？
——春雪初晴，題為若韓道兄。⁽²⁾

陳垣先生稱：“若韓聖名，當為天主教友。”⁽³⁾十九年庚申（1380）夏，漁山〈上洋留別圖卷〉跋稱：

惠于姓沈，蘇州天主教友，工詩畫，精鑑賞，與漁山的情誼一直保持到晚年。從題跋可知，此圖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為漁山與惠于情誼的最初見證。

至於漁山與西洋教士最初往還之跡，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七月，漁山以〈湖天春色圖軸〉詩畫贈太倉疇函，款題：

疇函有道先生，僑居隱於婁水，予久懷相訪而未遂。於辰春，從遊遠西魯先生，得登君子之堂，詩酒累日。蓋北海風致，不甚過矣。旦起冒雨而歸，今不覺中元之後三日也，而先生殷勤念我，惠寄香茗酒錢於山中。予漫賦七言二絕，並圖趙大年〈湖天春色〉以志謝。⁽⁵⁾

*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轉函當為教友。遠西魯先生，陳垣先生謂即魯日滿。⁽⁶⁾魯日滿西名François de Rougemont，字謙受，比利時耶穌會士，順治十六年（1659）與同國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至中國，後傳教於江南。清初常熟教務的發展，以魯日滿之力為多，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在太倉病逝，葬於虞山之陰。從此圖題跋可知，魯氏為漁山最早之天學師。

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1680年12月至1681年1月），漁山隨另一位天學師柏應理至澳門三巴靜院學道。以知命之年學習西方神學、哲學、自然科學和拉丁文，為此付出了比早年學畫更艱苦的勞動。他深恐學道像學畫一樣，“用盡氣力，不離舊處”，曾決心焚棄心愛的筆硯，停止作畫，不再吟詩。其《壘中雜詠》第二十八首云：

老去誰能補壯時？工夫日用恐遲遲。
思將舊習先焚硯，且斷塗鴉並廢詩。⁽⁷⁾

然結習所存，詎能驟忘？方豪教授謂：“據吾人所知，漁山在澳門偶亦作畫；既作詩而又云‘廢詩’，亦屬可笑。”⁽⁸⁾

關於漁山在澳學道時所作繪畫，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五月作雨淋牆頭畫法，為《王石谷、吳漁山袖珍冊》第一幀，款題：

予學道山中，久不作雨淋牆頭畫法。梅雨新晴，為蒼竹表妹丈寫此。⁽⁹⁾

同年七月，以水墨〈白傳湓江圖卷〉寄忘年知友許青嶼，款題：“偶檢口筭，以寄青嶼老先生，稍慰雲樹之思。”⁽¹⁰⁾十月，又有設色〈白傳湓浦圖卷〉，款題：“予在壘中第二層樓上，師古得此。”⁽¹¹⁾澳中第二層樓指三巴寺的第二層樓，為漁山在澳學道時眠食之所。漁山〈墨井題跋〉亦有一則稱：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

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¹²⁾

三巴寺位於澳門之南，面臨古代通往東西二洋的十字門航道，從題跋可知，漁山曾在寺樓將十字門的海潮寫入畫圖。

此外，1949年曾經寓澳的前清探花商衍鎔有《澳門雜詩二十首》，之十六云：

學道三巴吳墨井，樓居望海世同危。
遙聞大廟留遺畫，魚作清齋教律奇。
——吳墨井名歷，號漁山。（……）曾居澳門，大廟尚藏其畫一幀。⁽¹³⁾

蓋謂大廟（即澳門主教座堂）藏有漁山畫作一幀，為其赴澳學道時所遺留。

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多以習儒、參禪、學道，兼通三教為榮。清初明遺民中，逃禪與禪悅，一時成為風氣。江南、滇南和黔南，可謂千里同風。漁山早年及其江南師友，皆曾與佛道兩教發生關係。⁽¹⁴⁾這種情形，在漁山早年的畫作中有較多的反映。漁山至澳學道，入耶穌會為修士後，對這類作品加以焚燬。當代法國耶穌會士費賴之（Louis Pfister）稱：“先是歷未入教時所繪諸畫，間有涉及迷信者乃訪求之，得之輒投諸火。”⁽¹⁵⁾作為贖罪行動。後人常謂漁山畫作傳世者絕少，這應為其中的一個原因。

漁山傳世畫作絕少的另一個原因，是學道、修道和傳道佔去了他後半生的大部分時間。他中年學道，欲斷塗鴉而未能斷，然晚年忙於修道和傳道，不常作畫，則是事實，故其〈與沈子論臨元人畫〉句云：“晚遊於天學，閣筆真如帚。”⁽¹⁶⁾這種情形，亦見諸其晚年所作的詩及畫跋。《三餘集》有〈畫債〉一首：

九上張仲，於二十年間，以高麗紙素屬予畫，予竟茫然不知所有。蓋學道以來，筆墨諸

廢，兼老病交侵，記司日鈍矣，茲寫並題以補。

往昔年間事事忘，何從追檢舊行囊？
赦書畫債終無及，老筆今朝喜自強。⁽¹⁷⁾

張九上為漁山晚年在嘉定傳道時所立聖方濟各會六會員之一，名見《墨井集》卷五〈續口鐸日抄〉。而“赦書”句蓋謂赦罪之文書不及於畫債，故友人所求之畫不得不作。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正月，漁山在嘉定，為陸廷燦寫〈陶圃松菊圖〉，詩云：

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圃寫秋華。
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
——陶圃先生長君扶照，索寫叔明，幾四載，不以促迫，蓋知繪事之難，而念予道修之少暇也。廿七日雪窗畫成，托上游寄去。⁽¹⁸⁾

陶圃陸培遠，扶照陸廷燦，嘉定人。廷燦幼從王士禎、宋肇遊，工詩，後以諸生貢例，選宿松教諭，遷崇安知縣，曾續唐陸羽《茶經》，頗切實用。嘗稱：

虞山吳漁山歷號墨井道人，……人品高逸，……欲其畫者不可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嘗為余畫山水大幅，累月而就，題曰“陶圃松菊”。……筆墨奇逸，實出耕煙散人之上。⁽¹⁹⁾

廷燦謂漁山筆墨，出耕煙散人王翬之上，可見其對漁山繪畫極為傾慕。而漁山以道修少暇，老病交侵之身，窮累月之力，成此大幅以贈，則可見其人之足重，及漁山晚年作畫之嚴謹。

漁山晚年所作題詩及畫跋，其內容亦有涉及天學者。如題〈澗壑秋聲圖軸〉詩云：

天風起澗壑，堂上滿松聲。
樹老來何壯？卑枝疏且鳴。
初疑鄧尉雨，常護輞川晴。

堂開會住客，聽者心自傾。
丘墳在樹下，撫樹淚縱橫。
感念先人志，登閣瞻雲生。

——此圖予在姑蘇之半寄亭呵凍寫就，茲春初帶至上洋，設色並詩。⁽²⁰⁾

關於此圖及詩畫題跋的寫作年代，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楊陞為陸希言《億說》作序稱：“一六八五年乙丑冬，寓吳門，初會漁山吳先生於主堂；未幾，漁山赴上洋，有雲間思默陸先生綜理堂事。”⁽²¹⁾半寄亭在蘇州天主堂內，1685年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是年冬漁山在蘇州綜理堂事，未幾赴上洋，則在二十五年丙寅（1686）春，與題款所載皆合。而漁山此詩，實寓開堂講道，參悟性命本原生死之故的教理。陳垣先生《吳漁山生平》稱其“詞旨淵永，為聖學詩中上乘。……驟然讀之，不知其為聖學詩也，……可謂能以詩畫傳道者矣。”⁽²²⁾

漁山又有〈農村喜雨圖卷〉，陳垣先生考證其作於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閏七月。

布穀終朝不絕聲，農家日望海雲生。
東阡南陌一宵雨，沮溺齊歌樂耦耕。

——農村望雨，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桔槔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第恐歲荒，未免預憂之也。薄暮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瀟瀟不絕。東阡南陌，花稻勃然而興，蓋憂慮者轉為歡歌相慶者也。予耄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順，已見造物者不遺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時之化。⁽²³⁾

明清易代之際，天災人禍，紛然而至，民生艱困已極。漁山自幼孤貧，長期生活在民間，雖不能同尊師陳瑚對經世致用之學躬行實踐，以事功實利用世濟民，然對於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充滿同情體恤之意，時時形諸吟詠。由壯及老，未嘗稍改。至作此圖時，漁山以耄年物外，道修素守，為天學之師。其喜雨之情，雖與儒者無異，卻把甘霖之降，

歸諸“造物者不遺斯民”。造物者或稱造物主，即天主。觀此漁山則又以詩畫為載道之具，表達其對天學的虔誠信仰矣。

與教會師友的往還

漁山為修士後所作繪畫，頗多為教會師友而作。因此從漁山繪畫及其題詩、畫跋，更可尋出其為修士後直至晚年與教會師友往還之跡。

羅文藻字汝鼎，號我存，福建福安人，華籍多明我會士。康熙十二年（1673）由羅馬教皇提名為主教，然由於葡萄牙當局的阻撓，直到二十四年（1685）始在廣州祝聖，成為天主教第一位華籍主教。二十七年（1688），羅文藻在南京祝聖吳漁山、萬其淵和劉蘊德為司鐸。其後萬、劉二司鐸傳道於遠方，祇有漁山近在江南，時得追陪。漁山對羅文藻感情殊深，視為師長父執。羅文藻於康熙三十年（1691）在南京病逝，漁山在上海聞訃，深感悲痛，而作〈哭司教羅先生〉詩以寄哀思。詩中句云：“景移物換寔後殊，空帷像設儼相似。”方豪教授箋釋稱：“可知羅公卒後，南京教堂曾設靈堂，懸公像。此像或即漁山所繪。惟1918年10月多明我會玫瑰省出版西班牙文Misiones Dominicanas雜誌所印羅公像，傍有中國字兩行：‘□於南京聖堂，時在’，‘天主降生六百九十年，應大清康熙三十年。’六百九十年之上必有‘一千’二字，然一千六百九十年乃康熙二十九年，如此像乃羅公去世後不久所作，不應有此誤，故可斷為去世後十餘年或數十年所作。題字亦惡劣，不類吳漁山手筆，是此像決不出漁山手，可能係後人臨摹漁山所畫羅公像也。”⁽²⁴⁾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Matteo Ricci）在北京去世時，即由華籍修士游文輝為之繪像。此謂漁山在羅文藻去世後為之繪像，當極有可能。

陸希言字思默，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九年十一月與漁山同隨柏應理至澳門。然思默至澳前已為天主教徒，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正月，漁山作〈泉聲松色圖軸〉，款題：“思默先生雨阻虞山，

寫此以贈。”⁽²⁵⁾此蓋為思默至常熟，與漁山論道，雨阻滯留而寫贈。自澳門返江南後，思默曾作為在俗傳道員，於二十五年（1686）繼漁山綜理蘇堂事務。二十七年（1688）漁山晉陞司鐸，思默入耶穌會為修士。其後漁山在上海一帶傳教，思默則作為輔理修士居上海，為教友講解教理。三十九年庚辰（1700），思默七十壽誕時，漁山作〈壽陸希言修士山水軸〉並題詩為賀：

皓白鬚眉七十強，平生學道壽都忘。
可知道在年光去，能惜分陰為道忙。
——詩畫壽思默同學先生七十。⁽²⁶⁾

思默之於漁山，為同教、同會知友，且曾同隨柏應理至澳門學道，有同窗之誼，故稱“同學先生”。

王翬字石谷，號耕煙散人，又號清暉主人。與漁山同里、同庚，同自幼受洗入教，同學於王時敏、王鑑之門，同居清初六家之列。然石谷熱衷名利，高名為累。六十歲時，以布衣供奉內廷八年，主持繪製〈康熙南巡圖〉，康熙帝以為稱旨，由皇太子召見，贈以“山水清暉”匾額，而以遍交朝中權貴，幾乎捲入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終於固辭官職，帶着名滿天下的畫譽還歸故里。對於石谷最終還歸故里，甘為山人以沒世，漁山感到由衷地高興。石谷七十壽誕時，漁山作畫並題七絕三首以賀。之一、之二句云：“與君自小江村住，暖翠浮嵐烏目山。”“年來癡絕爭輸我，筆底神來應讓君。”之三云：

還山端為學春耕，牛背從今歸計成。
今日壽君還自壽，煙霞自古得長生。⁽²⁷⁾

其時漁山在嘉定一帶傳教，既窮且忙，或不為世俗所理解，故以“年來癡絕”句自嘲，而以“筆底神來”句為對石谷的自謙語。兩人同為畫壇名宿，深諳翰墨延齡之道，故以“煙霞”句相勉。

然而，晚年的漁山與石谷，一為遠離俗世道修素守的司鐸，一為雖然騎牛還山仍然對於天學信仰

冷澹的在俗教友。漁山〈牧羊詞〉句云：

渡浦去郊牧，紛紛羊若何？
肥者能幾群，瘠者何其多！

方豪教授箋釋稱：“羊指教友，牧羊指照顧教友。肥羊指虔誠者，瘠羊指冷淡者。”⁽²⁸⁾漁山這位不辭辛勞的牧羊人，終於就人生信仰的大問題，對石谷這頭“瘠羊”發出坦誠的告誡。其致石谷尺牘稱：

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遑闕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着，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口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當，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即有昇天之質。此乃第一要務，幸勿為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²⁹⁾

在蘇堂相會，應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漁山綜理堂事之時，是年漁山與石谷年五十四，計有二十餘年，則尺牘之作，當在漁山與石谷年近八十之時。兩人皆屆風燭殘年，漁山以司鐸兼諍友的身份，奉勸石谷為“百年一着”作準備。故這通書函同詩畫一樣，成為漁山的傳道之具。

蘇州教友沈惠于，與漁山交誼頗深，據〈墨井題跋〉所載，漁山早年曾在揚州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燼餘本二卷，一卷送給畫學之師王時敏，另一卷即送給惠于。漁山赴澳之前，又曾寫〈上洋留別圖〉以贈。自澳返江南後，兩人過從尤密。漁山〈懷姑蘇沈惠于〉詩云：

憶別春前琴水去，至今病骨猶寒樹。
日斜海上紙窗西，似共超談半寄處。⁽³⁰⁾

談道之外，更復論畫，〈與沈子論臨元人畫〉云：

誰言南宋前，未若元季後？
淡淡荒荒間，煊爛前代手。
一曲晴雨山，幾株古松柳。
筆到豁崖處，白雲與泉走。
當其美化機，欲洗叮咛醜。
知者能幾人，畫者一何有？
我初濫從事，敗合常八九。
晚遊於天學，閣筆真如帚。
沈子良苦辛，窮搜方寸久。
茲與論磅礴，冥然夙契厚。⁽³¹⁾

既自道其學畫作畫的甘苦，又稱許惠于深諳此道，訝為夙契。又〈瓶梅既落，復放新葉，嫩綠可愛，為惠于沈子紀奇〉句云：

來題詩客驚無住，愛君兄弟綠陰處。
好共聽鸚鵡未歸，擬圖新影紀奇去。⁽³²⁾

則謂欲寫〈瓶梅圖〉，為惠于紀奇。

惠于與漁山論道論畫，歷三十年，屢受漁山畫作之贈，即其友人，亦因惠于而得漁山畫作之贈。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漁山在嘉定，有〈傲古山水〉十頁，款題：

半嗜先生於庚辰（三十九年，1700）秋，
同惠于、綏吉二子訪予膠城，予適往上洋失
值。越二年，惠于復來，語及半嗜有三湘七澤
之遊，予不能即寫柳圖。檢笥得十小頁，以當
吟伴遠遊耳。⁽³³⁾

綏吉姓金。漁山有〈壽金聖徵七十兼勉綏吉昆季〉詩，略云：

羨翁寡所嗜，所嗜達超性。
孰云天步艱，豈辭貧與病？
（……………）
三子綵服新，養志晨昏定。
伯為桐子師，琴書滿耳聽。

仲乃負穉歸，痛飲瓶無罄。
季也供煙雲，目遊如坐鏡。
合以慰親歡，共懼年難更。
於茲巷有翁，守道誰當並？⁽³⁴⁾

可知綏吉之父聖徵，為虔誠教友。長子為塾師，次子善釀酒，幼子精繪事。詩題僅有綏吉名，似綏吉即為長子，亦當為教友。漁山又有〈題畫寄綏吉〉詩：

多少兼葭少雁聲，堂空祇聽海潮鳴。
病餘窗下試磅礴，紅樹秋山擬叔明。⁽³⁵⁾

漁山為石谷補〈留耕圖〉並題三絕，綏吉亦有和詩。⁽³⁶⁾

金造士字民譽，嘉定人。工山水，得宋元之秘，兼工寫意花鳥，亦能詩。與漁山交厚，時相論道論畫。漁山詩〈民譽金子惠羊肩，山童不報卻之〉，即其人。趙侖記漁山《續口鐸日抄》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月六日，“金民譽率子紫文，偕一畫士詣堂。余問畫士云：‘子願領洗乎？’答曰：‘然。’”⁽³⁷⁾可知民譽不獨自己奉教，且亦勸人入教。

康熙四十二年（1702）夏，漁山題〈柳村秋思圖軸〉稱：

昔予寫〈柳村秋思〉，留別友人，民譽得而藏之。予謂其柳葉翩翩，尚有未盡，故復寫此，或以為不然。然民譽善畫之善鑒者，定有以教我。⁽³⁸⁾

同年秋，漁山題〈靜深秋曉圖軸〉則稱：

王叔明《靜深秋曉》，往予京邸所見，寤寐不忘。乙亥（三十四年，1695）春在上洋，追憶其著色之法，攜來練川，民譽見而嗜好之。今值其花甲，是圖有松柏之茂，恰當以壽。⁽³⁹⁾

一年之中兩見題贈，足見其與漁山往還蹤跡之密。

趙侖字修令，亦嘉定人，漁山牧下教友。曾做明末福唐李九標記艾儒略（Jules Aleni）等言行所作《口鐸日抄》，為漁山作《續口鐸日抄》，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抄本。李杕輯入《墨井集》卷五，題名誤作“口鐸”。《續口鐸日抄》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十四日，“余所繪聖母聖像，成已一年餘矣。先生拜禮訖，復展視一過，歎曰：‘汝所繪耶？善，多才多藝。’”⁽⁴⁰⁾漁山曾至澳學道，復親歷南京、蘇州、上海各天主堂，所見之聖母像必多，而稱許趙侖所繪者，蓋其畫藝必有相當造詣。

《續口鐸日抄》又載，三十六年（1697）五月十五日，趙侖詣天主堂，漁山命登樓坐談啜茗，臨別出〈山園祈禱圖〉為贈。⁽⁴¹⁾山園祈禱指耶穌基督受難前在耶路撒冷橄欖山的客馬西尼山園對天主聖父的三次默禱。據李九標載，崇禎九年（1636）二月十四日，“是夕為山園默禱之夕，艾司鐸曰：‘人皆禱免禍，耶穌則否。直曰：如其可也，則免吾於此殃。如其不可，惟我父之旨是奉。人皆禱免禍，免禍誠宜禱。亦曰：如其可云爾。如其不可，毋亦惟天主之旨是奉乎？’”⁽⁴²⁾此圖應即以耶穌山園默禱為題材，由漁山所繪，贈與趙侖以堅其向道之心者。

漁山牧下教友中尚有王者佐，字師尹，《嘉定縣志》謂其為“國學生，學畫於漁山。”⁽⁴³⁾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漁山曾為師尹寫〈溪山雨後圖軸〉，款題：

予將往上洋，舟過槎溪石橋之南，與師尹友兄話別，依依願戀，不即分手。謂其有向道之誠，蓋有志者，天必成之矣。擬癡翁一紙為贈，以勗別後能守於道。⁽⁴⁴⁾

漁山贈畫的苦心，正與贈於趙侖者相同。

漁山又有〈漢昭、上游二子過虞山郊居〉詩二首，之二句云：

常從物外作斯民，每念高懷道不貧。
鐸化未離海上客，夢歸長過練川濱。⁽⁴⁵⁾

方豪教授謂：“蓋兩人皆為教友，否則，漁山必不曰：‘每念高懷道不貧’。而‘物外’、‘鐸化’等語，亦司鐸對教友口氣。”⁽⁴⁶⁾

漢昭張觀光亦嘉定人。王輔銘謂其“讀書精岐黃術，國學中推淹博，構園曰北田，即以自號。有《北田唱和詩》。”⁽⁴⁷⁾漁山〈題畫寄贈漢昭〉詩云：

春山花放棹晴湖，日載詩瓢與酒壺。
客此十年遊興減，畫圖追寫亦模糊。⁽⁴⁸⁾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正月，又有〈泉聲松色圖〉詩畫贈漢昭，款題：

癡翁筆下，意見不凡，遊戲中直接造化生動。雪窗擬此，念漢昭道詞宗篤好，輒以贈之。⁽⁴⁹⁾

張雲章〈墨井道人傳〉稱：“余與道人無舊，而交石谷甚歡。然道人高致，非獨余高之，石谷子亦高之。余見其筆墨寡，其徒陸上游貽余一小幅。余家漢昭羅致特多，余每過其處，出而觀之，徬徨歎息而不能去。”⁽⁵⁰⁾可知漢昭為漁山晚年對其畫收藏甚富者。

上游陸道淮，侯開國（大年）謂其“生洞庭，遷練水。遊虞山，扁舟往返，蠟屐登眺，經年之中，一過再過，以真山真水為粉本。……少攻舉子業，即好作畫，始學於漁山，繼學於石谷，皆請其縮本臨摹，皴皴渲染，得心應手。”⁽⁵¹⁾張雲章〈題陸上游臨宋元名畫縮本〉則稱：“畫之真脈，近在東南。自奉常煙客王公席其家相國以來百餘年所藏，聚古人之劇蹟，而會通其神髓。當時親經授受，相與熟講而諦玩之者，吳君漁山、王君石谷也。吾邑陸生上游，早歲即問業於二君。……二君今皆八十餘，身在東南，天下之言繪事者歸之。石谷交滿天下，名人鉅公，與夫仕宦商賈，莫不寶其一紙，重若珠貝。漁山則晦影滅跡，求之者尤難，然名與之埒而已。……今之繼二君者，必推上

游。”⁽⁵²⁾皆對上游之畫藝極為推重，認為可繼漁山、石谷。

漁山晚年在上海時，將《墨井詩鈔》二卷、《三巴集》及《畫跋》各一卷付託與上游。上游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即漁山去世後一年，為亡師編刻詩文集，稱“受業”，並作跋謂：“吾師繪事，海內所共寶，然皆自其胸中書卷流出。不知其詩中之畫，安能知其畫中之詩乎？敬為之刻而傳之，庶他日騷壇一幟，不為繪事所掩也。”⁽⁵³⁾然上游在刊刻尊師遺著之前，曾請同邑張鵬翬為之“論定”，張氏對《三巴集》僅保留《壘中雜詠》三十首，而將天學詩八十餘首刪去，蓋與其時清廷開始嚴禁天主教有關。

結 論

吳漁山自四十餘歲以後，其在內容和形式上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繪畫，便與自西方傳入的天主教結下不解之緣。漁山最初與天主教友和西洋教士的往還之跡，見諸其所作繪畫。其後忙於學道、修道和傳道，作畫較早年為少，然其所作諸畫，內容頗有涉及天學者，如：〈澗壑秋聲圖〉詩畫描寫開堂講道，闡述生死之本原；〈農村喜雨圖〉將久旱遇雨歸諸“造物者（即天主）不遺斯民”；〈山園祈禱圖〉取材於耶穌受難前向聖父默禱的教中典故。詩畫在這裡成為載道之具，表達其對天學的虔誠信仰。這些繪畫多為教會師友而作，詩畫又成為漁山的傳道之具，以堅受畫者的向道之心。因此，從這些繪畫中，不但可以尋出漁山與教會師友的往還之跡，而且可以尋出漁山遊於天學的心路歷程，作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

【註】

- (1)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民國廿六年北平勵耘書屋刊，卷上，頁16。
- (2)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2000年版，頁202；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本，卷一五，頁584-585著錄。
- (3)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17。

- (4) 見《吳漁山上洋留別圖卷、王石谷石亭圖卷合冊》，天繪閣民國十七年影印本。
- (5)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繪畫全集》二四，《清》六，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頁181；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本，卷九，頁507著錄。
- (6)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上，頁22-23。
- (7) 吳歷《墨井集》，宣統元年李秋輯刊本，卷三《三巴集》，頁49。
- (8) 方豪《吳漁山神父領洗年代、晉鐸地點及拉丁文造詣考》，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版，頁138。
- (9)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本卷六，頁1155著錄。
- (10) 原圖藏上海博物館，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四，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頁423；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本，卷五，頁452著錄。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27：“‘口筭’，當是‘行筭’。”
- (11) 邵松年《古緣萃錄》，清末石印本，卷八，頁27。
- (12) 吳歷《墨井集》，卷四，頁74。
- (13) 《商衍濤詩書畫集》，香港1962年影印本，《詩草·江海集》，頁131。
- (14) 參閱拙文《吳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四期（2002年秋季）頁157。
- (15) 費穎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397。侯開國《鳳阿集》（清抄本，北京圖書館藏）有〈題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稱：“迨漁山入西教，焚棄筆墨。”可證漁山焚畫之說不誣。
- (16)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94；參閱《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香港藝術館1986年版，頁357。
- (17) 《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360。
- (18) 圖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91；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民國鉛印本，卷下，頁20著錄。上游即漁山弟子陸道淮，詳下文。
- (19) 陸廷燦《南村隨筆》，雍正十三年刊，卷三，頁20。
- (20) 龐元濟《虛齋名畫續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本，卷三，頁675著錄；《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題作《題王氏聽松堂》，有詩無款，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6。
- (2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華書局1988年，中冊，頁243-244。
- (22)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419。
- (23)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蕭燕翼主編《四王吳惲繪畫》，頁220-223；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本，卷五，頁451-452著錄。
- (24) 方豪《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詩箋釋》，周康變主編《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頁128。
- (25) 原圖藏香港何氏至樂樓，見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43。
- (26) 原圖為上海李平書藏，見張澤《墨井書畫集》，轉引自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31；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47。
- (27) 陸心源《懷梨館過眼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三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本，卷三九，頁236著錄。
- (28)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餘集》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版，上冊，頁1644-1645。
- (29) 原圖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見內藤虎《清朝書畫譜》；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92。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卷下，頁46稱：“‘口心’當是‘傾心’或‘盡心’。‘半我’二字旁書，出利瑪竇《（交）友論》曰：‘吾友非他，我之半也。’”
- (30) 《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9，《原注》：“半寄亭名，在姑蘇堂內。”
- (31)(32) 全上，頁357；頁354。
- (33) 關冕鈞《三秋閣書畫錄》，卷下，頁19。
- (34) 《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9。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38-239。
- (35) 《墨井道人詩稿·三餘集》，譚志成《清初六家與吳歷》，頁359。
- (36) 見《吳墨井、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上海有正書局民國影印本，翁同龢、龐鴻文跋。
- (37) 吳歷《墨井集》，卷二《墨井詩鈔》，頁33；卷五，頁89。頁93又載，民譽關心漁山談道之記述，勸趙命遷入嘉定城內，以便能朝夕追陪漁山。
- (38)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二四，《清》六，頁193；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十，頁157-158著錄。
- (39) 原圖藏南京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二四，《清》六，頁192；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本，卷九，頁508著錄。
- (40)(41) 吳歷《墨井集》，卷五，頁80；頁91。
- (42) 艾儒略等口鐸、李九標筆記《口鐸日抄》，方豪舊藏鉛印本，卷六，頁36。
- (43) 程其嚙《嘉定縣志》，光緒七年刊，卷二〇《人物·藝術》，頁20。
- (44) 原圖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見鄭威編《吳歷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頁81；陳夔麟《寶迂閣書畫錄》，民國石印本，卷二，頁32著錄。
- (45) 吳歷《墨井集》，卷二《墨井詩鈔》頁34。
- (4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頁233。
- (47) 王輔銘《國朝練音初集》，乾隆八年刊，卷七，頁29。
- (48) 吳歷《墨井集》，卷二《墨井詩抄》，頁34-35。
- (49) 原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見《中國繪畫全集》二四，《清》六，頁194。
- (50) 張雲章《樸村文集》，清康熙間刊，卷二三，頁9。
- (51) 侯開國《鳳阿集》，〈跋·題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不計頁數。
- (52) 張雲章《樸村文集》，卷二二，頁11-12。
- (53) 吳漁山《墨井詩抄》，康熙五十八年飛霞閣藏版，〈跋〉。